

日知錄卷之十三

周末風俗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爲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相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天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攷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

不言王矣

史記秦本紀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蓋顯王時

春秋時猶

嚴祭祀重聘享

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

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

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

則不聞矣

春秋時猶有廷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

定交士無定主

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

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

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

盡矣

李康運命論云文簡之教漸於靈景游詐之僞成於七國

馴至西漢此風未改故

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

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聞

義理觀夫史之所錄

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

而如董生之言正諠明道者

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

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

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

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曆元祐之間爲優矣。嗟乎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脩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下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責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誠失爲苛覈。正義曰覈杜預也左氏定公十四年傳旣定爾婁猶盡歸我艾覈寄覈者謂淫於他室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邵氏曰母云滅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語自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夫。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洗。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洗。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爲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

於秦卽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

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閹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頽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左傳論可謂

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卽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跣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一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脩整可爲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其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凋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

案袁淑弔古文伯喈銜文而求入

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佳

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爲人其戒之哉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

史稱齊王

卽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

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

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乃其棄經典而尚

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卽此諸

賢爲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

謂長史謝鯉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

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

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

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

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

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

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賓闕里之興，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玄、王肅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弼何晏爲開晉之始。于寶晉紀論曰：臧仁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簡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徒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八於禽獸者也。昔者嵇紹之父康被

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爲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爲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徧於天下。如山濤者。旣爲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爲忠。則必謂王裒爲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

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宋世風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嚮。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競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
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
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溪鉏異
己之輩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
士大夫有十鑽之目鑽者取必入之義班固荅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鄧綰傳以頌王
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罵從汝奸官須我爲之于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
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
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爲百姓害而不知其移
人心變士習爲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
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百年滔滔之勢一往而不可反
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

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教
猘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曆之士風一變而爲崇寧者豈
非荆公教猘之效哉

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
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
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
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
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攷其成功則曰未至
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
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
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

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
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
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
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
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渎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
觀而三復也

東軒筆錄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
不協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
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

石林燕語故事
在京職事官絕

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欲革去資格之弊始詔選舉到可
試用入並令崇文院較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
除館職或升資任或與合入差遣時邢尚書恕以河南
府永承縣主簿首爲崇文院較書胡右丞愈知諫院猶以

爲太遽因請銓選人而未歷外官與雖歷仕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邢恕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近歲不復用此例自始登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第直爲禁從矣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遂更朋附之以興大獄尋荆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臺州荆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雱機謀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基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荆公情事至爲切

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辭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士習。蠹民生。而已。亦不饗其利。蘇轍疏呂惠卿此之呂布劉牢之書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爲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爲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入間傳以爲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爲事。

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爲兌者。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爲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爲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爲害深。故九五孚于剝。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爲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荆公當日處舉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旣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